

# 人鸡之间

- 《养鸡随谈》续

张人德 65届

和小鸡相伴也有快两年，自忖也算得上是资深养鸡户了。

在足不出户的特殊里和一小群肝胆相照的小鸡相处，每天都离不开和她们互动，如果不是因为有到处拉屎的坏习惯，睡觉都能搂着她们热乎乎软软的羽绒。

说起小鸡的这个千万年遗传下来的毛病，不得不提起人类的粮食短缺危机。

虽然有了从中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移植过来的玉米、番薯、马铃薯、番茄，几百年来欧洲安度了严重的粮食短缺。可是随着人口持续增长和这些农产品产量的退化，大量施用人尿、木屑、牛角份都毫无起色，有识人士就奇怪这些上万年的土生土长的食物是怎么养活了上百万的印第安人？他们也不过只拥有数量有限的贫瘠梯田啊。



进一步调查发现，印第安人是从一些小岛上挖取“矿石”补充他们的梯田。1839年英国“女英雄号”带回了30袋“矿石”，农民试种的结果是作物产量猛增！好奇的实验室研究发现这些矿物的成分里有丰富的氮磷和钾。原来巨大的海鸟群只能聚集在孤悬大海的小岛上休息，这些丰富的磷矿是几亿年海鸟富含硝酸盐的石化粪便，厚度可达两百英尺！1609年西班牙人加尔希拉索·德拉维加就写到，印加国王将伤害海鸟视为死罪，以抑制鸟群贸易。实际上觉得更维护了鸟粪利用的可持续增长。

自此后几十年从秘鲁附近的岛屿上被带走了1200万吨鸟粪。美国在1856年还通过了“鸟粪法”，凡美国公民发现无人海岛或礁石，可以立即拥有，并升起美国国旗，美国海军将第一时间到达并作为你的后盾。此法律至今有效！据说美国因此占据了19个加勒比海和大西洋太平洋的岛屿。

鸟粪狂潮说多了都是泪，可是确实确实让人类避免了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在哈代发明了催化剂空气固氮的技术后，世界人口疯长，达令人咋舌的70亿。

虽然不知道小鸡是不是也有演化成元鸡之前先祖的肠道细菌群，也没有化验过她们粪便的成分，可是我家小鸡的粪便使得我家后院今年南美番茄和玉米的后裔疯长，一直吃到深秋。鸡屎

居功甚伟，甚至惠及四周朋友。



今夏北美气候奇热，室外像火烧一样，小鸡只懂躲在树荫下，却不懂躲入装了Peltier 原理的自制简易空调鸡窝，分分钟让爱鸡人士的爱心也烧糊了。

自然反应是替小鸡喷水降温，可是小鸡并不领情，宁可烈焰下四散奔逃而不愿当落汤鸡。有效的办法是替她们用凉水洗脚，她们倒也乐意配合。不过寻思之下为避免落个中暑命运的彻底办法是把她们网罗在有空调屋子内。要做到此事，小鸡随地大小便的遗传习惯是最大挑战。靠教育训练大概率不靠谱，至少要尊重对方几千万年的历史传承；而改变她们的基因太费周折，估计是泄殖腔括约肌神经控制反馈的某些基因开关蛋白，是不是改变了会导致其他疾病？尚不得而知，此课题只能等下辈子。在目前文明阶段 要既能控制随地排泄又能坚持自由精神原则的办法就是为她们量身定制鸡用尿布。



尿布当然是兜着鸡屁股，实用又时尚的固定办法是从鸡脖子处挂上细吊带。翻出十几年不用的缝纫机，花费一天粗糙缝制好产品，让小鸡戴上试用。配上美国国旗的布料看上去还真的挺时尚，老三穿戴整齐马上昂首阔步在屋内巡视，可笑的是大黄一直对自己胸前的吊带好奇，拼命低下鸡头仔细观擦，反而失去平衡一直往后退，直到跌个大跟头。穿吊带的姐姐们同感？

夏天如此不靠谱，冬天想象简单多了，就是在鸡窝里装个制暖的玩意儿。鸡窝最适温度是华氏72度。据说在这样的温度下小鸡生理最快乐。

众所周知，给动物取暖最常用的就是用红外线黑光灯，白织灯会扰乱小鸡的生理习惯，下不下蛋倒在其次，搞得脾气乖戾就人鸡关系有害了。

可是红外线灯是辐射加热，热量只集中在一定辐射“光”柱之内，“光”柱之外空气要等到热量扩散才会升温，窝内温差比较明显。鸡窝



又不是每鸡十几平米的豪宅，虽然鸡站得住，可是在栖梁上辗转腾挪并不是很容易，小鸡都自动把鸡头转向远离热辐射”柱“。

几天后这小鸡们的尾巴似乎有点不对劲啊？纳闷了。再过了一周，才肯定她们漂亮的尾羽少了很多，参差不齐。敢情是被辐射高温烤没了？这下可是闯了大祸了！至今小鸡的尾巴羽毛都没长出来，落得个残疾美人……好在她们看不见自己。

痛定思痛，鸡窝里的取暖不能用辐射型，而是要用热风型，就是用热风把热量带满了鸡窝，很快达到”热力学平衡“，并加以温控开关，把温度控制在华氏70度上下。特地在鸡窝里加上蓝牙温度遥测，不厌其烦一夜都要确定几次温度不会超过这个范围，就怕下次早上只剩一窝烤鸡。

小鸡带给人的快乐是给家庭的第一贡献，只要听到家里有格格的笑声，不论家人或访友，一定是有关小鸡的。其次是对后院农业经济的贡献，一个夏秋都能供应足够的南美蔬果，空心菜吃了一波又一波，丝瓜的藤一直爬到二层楼高的树顶。第三才是她们忠实的产蛋经济。

当然啰，小鸡就是一个生物营养加工厂，且遵守能量守恒，提供她多少营养食品才会生产多么营养的鸡蛋，既不会凭空捏造，也不会空气固氮。

鸡蛋的营养=喂食的营养总量（鸡食）X能量转换效率—小鸡运动生理消耗的能量（供生存）—鸡排泄物内能量（供植物）。一个偶然的发现宰肉的时候小鸡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探头在砧板上蹭肉吃，突然领悟到小鸡其实是杂食动物，商品鸡食里16%的（植物）蛋白远远够不上她们的生理需求，需要补充大量动物蛋白，提供不能自生的氨基酸。院子里的蚯蚓已经濒危，从此每天给她们分食一些肉糜，外加两根芝士条。每到喂食时，各位鸡妹妹使出浑身解数疯抢，有挤第一排蹭曝光度的，有飞跳三尺夺制高点的，有站在你腿上秀萌的，有抢了一口飞快躲得远远慢慢享用的，也有直接了当从同伴嘴里霸凌的……不一而足，让人进一步体会什么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世界上所有生物演化至今还真不容易。



小鸡们也不负众望，鸡蛋除了能量外，质量也刮目相看。其蛋壳尤其结实，敲蛋壳时需要施与额外的破壳能量；蛋白滑嫩，估计蛋白质贝塔折叠紧密；蛋黄尤其橘黄，卵膜致密各种条件下能保持蛋黄原状，食之有凝重感，回味无穷。除了生物形态学鉴定，也曾经让无利益相关的老外双盲法口试，报告亦如斯。

这几只小鸡一年多了几几乎天天下蛋，在蛋价飞涨之今日，尤其难能可贵。

极端天气只是2022年的挑战之一，与人类遭遇到的世纪瘟疫相比，小鸡们也遇到了她们生命里的生与死的挑战。说起来很沉重，首先就是世界爆发H5N1禽流感，美国捕杀5780万只家禽，胜过2015年的5050万只。

虽然没有太多的鸟禽经过后院，小鸡们逃过了一大劫，却还是面对了她们鸡生的一个极大考验。不知道哪里来的一只红狐狸发现了鸡踪，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叼走了两只小鸡，最心疼的小黑和与世无争的老二。院墙的九尺高铁丝网对于一只受到鸡味诱惑的狐狸来说形同虚设，可是



在翻墙同时还要带回一只活鸡对它来说有一定难度，能被及时发现。可惜没能救出小鸡，自己也负伤，额头缝了七针，算是和小鸡们有了鲜血结成的友谊。

本来的蓝天白云绿草地鸡色生香的和平温馨日子，被这只小狐狸给破坏无遗，给人鸡都造成了特别心理压抑。后来小狐狸又频频来访，还敢和人対持，毫无违和的样子。渐渐也在心里宽恕了它，人家也是要活着呗，可是为什么要入院偷杀呀？只要它适可而止，也就不去仇恨它了。

据报道，2021年红狐狸给澳大利亚造成了1500万澳元的损失。野外的狐狸不是问题，主要是狐狸入人类居所捕杀家禽家畜造成的。

在这么个博爱的社会留下能做的就是坚壁清野，严防死守。用砖和水泥构建地基，再把鸡窝固定在基石上，加上铁丝做的放风笼子，堪称小鸡的堡垒。小黑的风标继续高挺，纪念2022年逝去的同伴，誓要拒狐狸于咫尺之外。加装运动

感应照明灯，太阳能超声驱离器，最神器的数运动感应浇水，持久五秒，铁定能把狐狸吓跑。

目睹同伴的牺牲，大黄三黄心理阴影面积可观，有一阵子食宿不香，失去了活力。为了弥补鸡窝和心理空缺，又去补充了三只小鸡，两只罗德岛种，一只捷克种。小鸡都长着吊眼角，黑眼皮，翅膀也长着黑条纹。但是她们不愿面对我合影，一见手机就将屁股转向着我，只好把手机环绕在她们前面，算是和我一起合影了，表情很酷，十分的剧情照。



多准备了一所鸡舍专门抚养新到小鸡（原因如下），鸡窝面积继续空关，心里空缺塞得满



满，充实了小鸡队伍，提振了养鸡信心。这次新鸡群体提供了近距离观察小鸡社会的窗户。

卖鸡的商户一直强调需要4只一买，本以为是促销噱头，不以为意。后来认识到鸡和人一样是社会性动物，需要同伴交流和支持。不同时出生的鸡之间存在歧视，除了亲自孵化的小鸡，小鸡和成年鸡不能喂养在一起，会导致幼年鸡营养不良甚至死亡。至少在三个月后才合适把小辈鸡介绍给成年鸡，让她们有机会成为对手，才能成为朋友，结成战略合作关系。

大黄三黄对新来的小家伙们十分好奇，总会在新鸡舍门窗间探头探脑，半天不屑而去，小小鸡一见到前辈立即挤在一起唧唧叫唤。吃的不一样，住的不一样，没有利益关系，相安无事三四个月。新小鸡出落得落落大方，罗德岛也成了棕黄色，就是鸡冠塔拉着；小捷克长得每片羽毛都色彩斑斓，且同型。

新小鸡们的集体入群，给后院带来了新活力新气象，成群结队的往日景象又复现了。小鸡们好高飞，动不动就在院子篱笆上走钢丝。只有意外才落进邻居家，当你去找她，只见她老老实实呆在篱笆下，不敢远行，和当年大黄的不当回事。潇洒走一回完全不同。见到主人来，知道是来找她的，连奔带飞扑进你的怀抱，绝对让你没脾气。

成年大黄三黄没能力飞这么高，只好在篱笆附近徘徊，有时站在椅子背上，回顾自己逝去的青春，好像对后辈们说：谁没年轻过？可是一旦喂食，阶级性就出现了。大黄三黄一定先吃，用嘴怼敢探头过来的小小鸡。有时候还要先清场，把小鸡们赶得远远的才自顾自吃。小小黄和小灰倒是没脾气，远远环绕站着观赏老大们吃，等她们吃饱了离开才一哄而上争食。抢食的时候大黄一定身先士卒第一名，和你短距离面对面，宣示着她获得的宠爱，鸡对她也服贴。



本来以为大黄三黄也就是做一姿态，恐吓一下后辈守规矩而已，可是有几次听得到她们啄得崩崩响，小小鸡惨叫，还是来真的！

吃饱了喝足了，大家有事没事还是做作一群。现在轮到小小鸡们打头阵，疯疯癫癫在院子里乱串，大黄二黄也飞快跟上，大有中年人跟着小年轻起哄的样子。

三个月后把小小鸡介绍入居大黄三黄的老鸡窝，大黄会先守在鸡窝门内，用嘴啄想进门的后辈。好几次天够黑自动门关上了小小鸡都没能进窝，遇上下雨就更惨。只有巡夜的时候发现流落在门口的小小鸡，擦干后一只一只抱进窝内。这还没完，老大家在窝里还要教训后辈，只有关了灯，她们眼睛都看不见了才罢休。不过只要巡夜的手电光透过玻璃天窗照进去，又是一阵骚动。不过小小鸡们一般都不还嘴，就是嗷嗷地叫。

为了监督她们打架，特意在窝里装加了运动感应的无线视频，小鸡一动视频自带照明就亮，就能看

到。这下可好，一晚上视频一会儿开一会儿开，不到三天电池就完了。

小鸡们的这种原始阶级性，或者权威性的递增，很让人迷惑。生产资料的剩余产生阶级？似乎不像。在她们的眼里，照顾她们，保护她们的人无异于万年前人类眼里的外星生命或者上帝了：无所不能又不可理解，唯有依赖和崇拜。相信小鸡们有感情，如果有思想，那么最先产生的就是哲学。大黄和人这么亲密，算得上是部落里的“祭师”。大黄活泼聪明，可是她的权威并不是从人得到，应该是她们基因层面表达的时间效应。

大黄在人的眼里是一只好宠物，很亲密很温顺，可是在这么个小鸡群里却是个霸主，和万年前的大祭师有得一比。按我的想法小小鸡们是应该推翻她的霸权的。

轮年轻力壮，小小鸡们完全有能力与大鸡们分庭抗礼，打得个鸡飞狗跳，可是她们就不，逆来顺受。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文化？看到日本的小小子在路边安安静静接受老人的教诲，既是一种内在遗传，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如果小子对老人张牙舞爪以年轻力壮欺负他，那就是小流氓了。反过来说，人类对强权的暴力反抗源于基因还是教育？还是一种攀比欲望：大丈夫当如此也。逆来顺受是不是群居社会的常态？对于小鸡社会，倒真是不是希望于她们能反抗，而是希望大鸡们习惯被她鸡分羹，和平相处。鸡社会可以不进步，人社会应该进步。

小小鸡入场也有半年了，鸡社会的矛盾也渐渐缓和，小鸡们抢食肉糜和芝士的时候都奋力向前，无暇他顾，大多时候也就是和谐社会，只有对狐狸那是没法掏糰糊的敌我矛盾。据说和人类共存的鸡有四百亿只，算是和人类共存在世上最大的族群了，只有进入了她们世界，才会对她们有真爱。

鸡的世界不是一言半语就能体会的。在悼念枉死的那些禽类之余，感谢家里的小鸡们，在这一小块蓝天白云的后院，和人共建了一个伊甸园。



2023年元月